

# 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大国外交战略<sup>\*</sup>

钮松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上海 200083)

**摘要:** 沙特王国自建国伊始, 为了寻求和维护自身安全,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对英、美、中、俄等大国采取了一种与之交好的务实态度。沙特石油的发现和大量开采带来的财富剧增, 沙特的特殊宗教地位、哈里发制度的废除和埃及纳塞尔主义的失败, 确保了沙特的伊斯兰世界大国和盟主地位。沙特面对海湾这个中东地区的次地区安全复合体中的两伊威胁, 联合小国组成海合会, 以在海湾次地区形成力量平衡, 达到某种程度的均势局面, 维护自身的次地区大国地位。沙特在这三个层次分别采用了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外交理念, 这与其涵盖君主制与瓦哈比主义的国家核心信念、优越的宗教使命感和实用的灵活性行动原则的政治文化不无关系。

**关键词:** 沙特王国; 大国外交; 国家安全; 国家利益

**中图分类号:** D83/8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26(2009)04-0053-04

所谓“战略”, 是个宽泛的概念, 既包括战时, 也包括平时。“战略是控制和使用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的种种资源、包括其武装力量的艺术, 以求针对其实在、潜在或纯粹假想的敌人来有效地促进和确保其至关紧要的利益。”<sup>[1]</sup> 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大国外交战略维护了其国家的生存、发展和安全以及宗教权威地位, 经历了历史和现实的考验。

## 一、沙特王国对主要世界大国的外交战略

### (一) 对英国的外交战略

现代沙特王国的开创者伊本·沙特在建国过程中, 始终看重当时影响世界、力量已延伸至中东地区大英帝国的态度, 主动向其示好。争取英国的外交承认对沙特极为关键, 作为一个全新国家及地缘战略的重要性, 沙特容易引起他国的关注和干涉。英国此时在海湾有着深厚的影响力, 它主要有两点考虑: 1. 保障到达印度通道的畅通无阻; 2. 确保海湾地区的和平, 促进在海湾贸易的发展和拒绝其他大国进入英国的势力范围。<sup>[2]</sup> 1906年, 伊本·沙特通过私人使者三次向英国发出要求承认的提议, 承诺接受英国的政治代表, 签署关于劫掠问题、奴隶贸易、海上竞争、不割让领土和英国控制外交等, 但英国不予回应。一战期间, 沙特主动回应英国的倡议, 于1915年签署了《英国—纳季德条约》, 沙特承认了英国的宗主国地位。沙特的巴黎和会正式代表地位和随后土、苏、法、荷等国对沙特

的正式承认, 促使沙英两国1927年签订《吉达条约》, 沙特获得了完全独立和英国的外交承认。沙特的对英外交相当成功, 它利用了英国的战略考量及其对沙特潜力的忽视, 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大部分, 获得了难得的独立地位, 既保障了国家的生存与安全, 也为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 (二) 对美国的外交战略

沙美20世纪30年代便建立了联系。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也波及到沙特, 沙特经济因朝觐者的锐减遭致命冲击。1932年, 沙特所欠债务达21.9万英镑, 伊本·沙特说: “如果任何一个人现在就给我100万英镑, 我将欢迎他在我的国家里得到他所要的一切特权。”<sup>[3]</sup> 沙美经济领域的合作缓解了彼此的经济压力, 为两国关系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二战爆发后, 面对美、日、德等国对沙特石油和战略地位的关注, 伊本·沙特“仍然表达了他对美国的偏好”。<sup>[4]</sup><sup>255</sup> 沙特审时度势对美交好, 沙美关系获得实质进展。1940年沙美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 1943年2月《租借法案》适用于沙特。在1945年2月的“昆西号”巡洋舰谈话中, 伊本·沙特承诺英美舰只可以自由使用波斯湾各港口以避匿和加油, 沙特承担义务不攻击盟国军队, 抵抗轴心国等。<sup>[5]</sup> 沙美形成事实上的盟友关系。二战后, 美苏逐渐在中东形成竞争局面。沙美“特殊关系”以及对无神论的苏联的排斥心理, 使得石油利益和防范苏联成为沙美关系的基石。美国

\*收稿日期: 2009-03-17 收修改稿日期: 2009-05-19

基金项目: 本文属上海市社科规划课题“21世纪初的中东因素对大国关系的影响”(项目编号: 2007BGJ004)的中期成果。

作者简介: 钮松(1981-), 男, 湖北鄂州人,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博士, 研究方向: 欧盟与中东关系、中东国际关系。

“9·11”事件以来,沙美关系受到巨大挑战,沙特出于自身安全利益考虑,断绝了与塔利班政权的联系。面对美国官方和民间的指责,沙特不惜斥巨资进行公关以重塑国家形象,双方60余年来的“石油换安全”需求使得两国关系免于濒临破碎边缘。

### (三)对中、俄的外交战略

冷战末期,沙特面对两伊战争的安全威胁和对美国独霸中东的担忧,利用两大阵营瓦解的局面放手开展多元大国外交。沙特1939年与中国国民政府建交。在“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沙特仍同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并于1957年将这一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国与苏联的决裂,中国长期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为沙中关系的改善奠定了基础。沙中20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两国的军事合作为沙特的国家安全提供了新的保障。沙中于1990年建交,沙台“断交”。面对冷战后,尤其是美国“9·11”事件以来国内的责备,沙特在加强对美外交的同时,开始注重对华外交,改变过分亲美的形象。2006年1月,沙特新国王阿卜杜拉即位后的首次出访选择了中国而非美国,显示了其对中国的重视。

沙苏1927年建交直至1938年断交。长期的意识形态对立,尤其是冷战时期沙美联合防御苏联,使得沙苏关系难以得到实质改善。戈尔巴乔夫开始“新思维”并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后,沙苏开始新的接触,并于1990年复交。苏联解体后,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在中东显得无足轻重。历史的积怨和车臣问题使得俄沙关系没有随着苏联解体而解冻。美国“9·11”事件后的国际形势变化和普京独立自主的强硬外交倾向,促使俄沙开始高层互访。2003年9月沙特王储阿卜杜拉访俄,这是沙特70多年来对俄最高级别的访问。2007年2月,普京访沙,这是俄国家元首80年来首次访沙。

沙特对中、俄的外交战略调整的动因在于冷战结束后尤其是美国“9·11”事件以后,中东地区和沙特战略地位的变化。在美国主导中东事务的今天,沙特在重点对美外交之时也与对该地区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中、俄等世界大国发展实质关系,既可增加对美外交的灵活性,又可更切实地维护自身的安全。

## 二、沙特王国争做大国的外交战略

### (一)沙特王国争做伊斯兰世界大国的外交战略

20世纪30年代初,伊本·沙特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当时沙特仅有朝觐业作为收入来源,国力微弱。在世人眼里,沙特不过是个“荒凉的和不重要的”地区,“不可能看出伊本·沙特作为领袖的潜力或者他创建的这个国家的重要性。”<sup>[4]90</sup>随着石油财富的增加和坐拥麦加、麦地那两大圣地的独特宗教地位以及纳赛尔激进民族主义的失败,沙特开始实施争做伊斯兰世界大国的外交战略。

首先,利用石油财富对伊斯兰教国家进行援助,换取支持。沙特1950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石油富国,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石油产品生产国,2003年其石油产量占全球石油产量的12.8%。<sup>[6]</sup>巨额的石油财富使得沙特具有了开展对伊斯兰国家援助外交的资本。在从马格里布到西亚,从中亚到亚太地区的印尼、马来西亚的广大国家与地区,沙特斥资援建了大量的清真寺、伊斯兰经学院和阿拉伯语学校,并支持这些伊斯兰教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其次,利用拥有两大圣地的宗教地位塑造国家形象。阿拉伯半岛是阿拉伯民族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而麦加和麦地那是各教派穆斯林心中共尊的两大圣地。完成朝觐是穆斯林神圣的功课,沙特斥巨资扩建麦加禁寺和麦地那先知寺,使之均可容纳70—100万人做礼拜。沙特历任国王均认为:“能为朝觐者顺利、平安地完成朝觐功课提供方便,是安拉赐给国王和王国政府最大的荣誉”。<sup>[7]</sup>1986年,法赫德国王正式以“两圣地仆人”取代“陛下”称号的举动更加强了国家的宗教领导地位。

第三,牵头成立国际组织,争夺和巩固在伊斯兰世界的大国地位。土耳其1924年正式废除哈里发制度,伊斯兰世界处于群龙无首局面。二战后,埃及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一时在阿拉伯世界处于一种主导地位。面对埃及咄咄逼人的态势和对君主制的抨击,沙特积极回应。1962年,在沙特的倡议下在麦加成立了非政府组织“伊斯兰世界联盟”,现有约60个成员。1971年,在沙特的吉达成立了伊斯兰国家间的政府级政治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现已发展为57个成员国。在这些国际组织中,沙特发挥了领头作用。阿拉伯民族主义衰微后,沙特愈发巩固了自身的伊斯兰世界“盟主”地位。

第四,积极介入巴勒斯坦问题和阿以冲突。“六五”战争前,沙特避免直接介入巴勒斯坦问题和阿以冲突。“六五”战争后,埃及严重削弱,沙特积极以穆斯林团结的旗帜号召“必须从犹太复国主义手中拯救阿拉伯、夺回穆斯林的圣地耶路撒冷”。<sup>[8]216</sup>沙特主要是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介入阿以冲突,而非埃及所高举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旗帜。沙特向与以色列对抗的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提供巨额资助,巴解组织每年得到的援助达4000万美元。<sup>[8]188</sup>不仅如此,沙特还逐渐介入巴勒斯坦内部事务,沙特的斡旋促成巴勒斯坦法塔赫和哈马斯两大派别在2007年2月签署《麦加协议》。沙特将会谈地点设在麦加是为了强调法塔赫和哈马斯的伊斯兰和阿拉伯的共同属性,旨在弱化伊朗的影响力。

### (二)沙特王国争做海湾次地区大国的外交战略

海湾八国既有逊尼派国家又有什叶派国家;既有阿拉伯国家又有波斯国家;既有君主国也有共和国;既有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又有阿拉伯国家与

波斯国家之间的矛盾,各种类型矛盾交织、碰撞在一起。在八国中,实力较强的是伊拉克、伊朗和沙特。随着埃及的衰落,无论是中东还是阿拉伯部分,都难以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大国,因而一些有实力的国家退而求其次,争做地区大国。由于中东有实力的国家很难实现中东地区或者阿拉伯的大国梦想,因而它们主要把精力放在次地区层面。所谓次地区,“即它是这样一个地区的一部分:无论它是包括超过一个以上国家(但是比地区内国家更少),还是一些跨国性合成物(一些国家的混合,国家的一部分,或者两者兼具)。”<sup>[19]</sup>

自1971年英国从海湾撤军之后,海湾次地区逐渐形成了沙特、伊拉克、伊朗三强鼎立的局面。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并开始激进的伊斯兰革命输出,海湾次地区相对平稳被打破。伊拉克萨达姆正式出任总统。沙特在两伊之间进行一种平衡外交,避免卷入冲突。与此同时,沙特与其它海湾君主国于1981年5月成立海湾合作委员会以联合自强,沙特以海合会作为自己实现海湾次地区大国目标的工具。沙特不希望伊拉克或伊朗任何一方过于强大。两伊战争期间,沙特全力支持伊拉克与伊朗作战,抵御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输出。1990年伊拉克吞并科威特的行动使得沙特等国惊恐不安,纷纷支持多国部队对伊动武,沙特甚至允许美军驻扎,但沙特不支持过度削弱伊拉克。美国“9·11”事件以后,沙特坚决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以免海湾力量失衡。面对战后伊拉克的持续混乱局面和伊朗综合实力的增强以及伊朗核问题的凸显,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加强了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海合会抑制伊朗的想法与美国不谋而合,美国不能容忍挑战美国霸权的地区霸权国家。海湾次地区目前已是沙特为首的海合会、美国和伊朗三者之间的互动。虽然海合会存在弊端和内部的不同声音,但沙特的次地区大国外交战略维护了国家的和平和长期以来稳健的发展,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 三、沙特王国大国外交战略分析

沙特王国的大国外交战略层次分明:在全球层次,注重与重要世界大国交好和改善关系,以自由主义的态度承认现实的世界秩序,寻求自愿基础上的合作,以保障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在伊斯兰世界这个层次,用伊斯兰教的旗帜抗衡阿拉伯民族主义,利用建构主义的身份和认同打造伊斯兰世界这个整体,以寻求伊斯兰世界大国和“盟主”地位;在海湾次地区这个层次,注重权力和利益,以现实主义的态度采取成立海合会联合自强与引入次地区外大国力量的途径,在海湾力保均势局面。

自由主义“强调行为体之间自愿协议”<sup>[10]5</sup>,“强调相互协商和达成契约”,“强调不同集团的利益”<sup>[10]17</sup>,即注重秩序与合作。在其从征战到建国

以及壮大的历程中,虽然国际形势和沙特国家实力等因素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沙特不挑战当时的世界秩序和大国利益。沙特在即将扫平阿拉伯半岛大部分部族和酋长国时,它清楚意识到英国此时在海湾的绝对地位和利益。1915年的《英国—纳季德条约》中,沙特承认“不攻击和干涉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和阿曼海岸,这些地方处于大英帝国政府的保护之下,并与大英帝国政府有着条约关系”。<sup>[2]254</sup>沙特与美国早期的交好使两国的合作从经济领域向政治、军事领域扩展。冷战时代,沙特坚定支持美国且不反对美国霸权,沙美之间合作愉快。冷战行将结束时,沙特利用国际形势的缓和与中国的变化,在新旧世界秩序交替之际发展对华实质关系。美国“9·11”事件后,沙特的处境略显艰难,而俄罗斯也在调整中东政策,沙俄之间也开始了进一步的接触。尽管如此,在美国主导中东事务的时代,沙特倚重的仍是美国,无力也不愿挑战它的权威和利益。正是与大国的交好,沙特较好地适应了不同世界秩序,换来了稳定和平的发展环境。

建构主义主张用社会学视角来观察世界,其主要概念是“规范”、“身份”、“认同”、“文化”等。“自我在确定自己特定身份的同时,也确定了他者相应的反角色,这种反角色使得自我的身份具有了意义”。<sup>[11]415</sup>不仅如此,“人类群体的成员在与他群体成员打交道的时候,总是偏向自群体成员的”。<sup>[11]407</sup>全世界穆斯林分属于不同国家、民族、教派,但《古兰经》《圣训》三大圣地等共同遵循的规范超越了一切。沙特在与埃及阿拉伯民族主义抗衡中举起了伊斯兰大旗。沙特以石油财富为后盾,以伊斯兰教基本经典、教义和圣地为武器,在实际中构建出伊斯兰世界这个群体。沙特主要通过伊斯兰会议组织来进行运作,伊斯兰会议组织现有57个成员国,外加波斯尼亚、中非、泰国、俄罗斯等4个观察员国。这些成员国具有广泛性,既有穆斯林占主体的国家,也包括穆斯林相对较少的国家;既有中东国家,也有其他国家;既有逊尼派国家,也有什叶派国家,伊斯兰是它们的最大身份认同。在伊斯兰层面上沙特充当“盟主”无可非议,虽然伊斯兰世界这个群体相对较弱,沙特也主要是一种道义、宗教、伊斯兰文化上的领导地位,但这种领导地位是别国难以企及的。

现实主义“强调权力与强制”<sup>[10]5</sup>,注重“权力分配”以及维持均势。在无政府状态的海湾次地区,沙特着眼于国家安全、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沙特的国家安全和利益上最容易受到现实的威胁和挑战,它直接面对着伊拉克和伊朗两个强国。而伊朗什叶派伊斯兰神权政体的革命输出、核问题,伊拉克的复兴党世俗主义共和制政体、萨达姆的对外扩张行径、后萨达姆时代的混乱局面都使得沙特深感安全和利益的缺乏保障性,次地区的均势局面

有失衡的危险。沙特成立海合会就是为了增强自己维持均势的实力,确保自己的次地区大国地位稳固。两伊战争时,支持伊拉克遏制伊朗;海湾战争时,支持多国部队遏制伊拉克;伊拉克战争时,反对对伊拉克动武以遏制伊朗;伊朗核问题上,反对对伊朗动武。不难看出,沙特为维护自身海湾次地区大国地位和利益,采取了维持均势的方法,不断与伊朗、伊拉克在敌友之间变换角色。伊战以后,沙特力图在与美国、伊朗三足鼎立的新格局中维持某种新的均势,对伊朗有妥协有斗争,对美国有合作有回避。两伊之间有过后两败俱伤,也都曾挑战世界秩序与美对抗,受到了许多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制约和打击,而沙特则一直保持着稳健的步伐,权衡利弊,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确保了自身的海湾次地区大国地位。

沙特很好地处理了这三种理念为基础运作的大国外交战略间的关系,使得沙特的大国外交战略在三个层次上看似矛盾却并行不悖,而这归根结底与其独特的政治文化有关。政治文化是“从文化角度来认识政治现象的全新概念,它具体表现为建立在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并融会在政治体制运行过程之中的道德原则、价值观念、利益标准和期待目标。”<sup>[12]</sup> 政治文化作为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对于一国

的外交战略有着巨大影响力,沙特的三次建国都是沙特王族与瓦哈比主义的谢赫家族之间互动完成的,两者之间是一种武力与宗教的结合,这段历史经验造就了沙特将维护君主制和瓦哈比教义作为国家的核心信念。伊斯兰教从麦加到麦地那走向壮大的显赫历史,使得保护这两大圣地的沙特拥有优越的宗教使命感。沙特的传统民主协商制度、渐进式的政治和法治改革,以及新情况下对教义的再解读等塑造了其实用的灵活行动原则。君主制与瓦哈比主义国家核心信念、优越的宗教使命感和实用的灵活行动原则构成了沙特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沙特为维护君主制不惜与共和政体的伊拉克和神权政体的伊朗对抗;为维护瓦哈比教义不惜与埃及阿拉伯社会主义、伊拉克复兴社会主义和伊朗霍梅尼主义对抗;正因优越的宗教使命感而有足够勇气和实力争当伊斯兰世界大国和“盟主”,为全世界伊斯兰事业慷慨解囊,并一如既往地支持巴勒斯坦对以斗争;正是运用实用的灵活行动原则而在全球层次、伊斯兰世界层次和海湾次地区层次采用不同的大国外交战略,与英、美、中、俄等国交好的同时,在两伊之间游刃有余,不断转化敌友关系。数十年的实践证明,沙特的大国外交战略维护了其军事安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宗教利益,是行之有效的成功战略。

## 参考文献:

- [1] [美] 保罗·肯尼迪. 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1
- [2] Gary Troeller. The Birth of Saudi Arabia: Britain and the Rise of the House of Saud[M]. London: Frank Cass and Company Limited, 1976: 1.
- [3] 王铁铮, 林松业. 中东国家通史: 沙特阿拉伯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4] Roy R. Andersen, Robert F. Seibert and Jon G. Wagner. Politics and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 Sources of Conflict and Accommodation[Z].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87.
- [5] [苏] 尼·伊·普罗申. 沙特阿拉伯[M]. 北京: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3: 170-171.
- [6] Lucy Dea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005[M]. London and New York: Europa Publications, 2004: 1008-1009.
- [7] 钱学文. 当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社会与文化[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290.
- [8] Yehuda Lukacs and Abdallah M. Battah.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M]. Boulder &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8: 153.
- [9] [英] 巴瑞·布赞. 新安全论[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 [10] [美] 彼得·卡赞斯坦. 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11] [美] 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12] 汪波. 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文化分析[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 15.

## Kingdom of Saudi Arabia's Diplomacy Strategy towards Big Powers

NIU S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its establishment,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in order to seek and maintain its own safety, has adopted a pragmatic approach towards the United Kingdom,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Russia and other major power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 discovery of oil in Saudi Arabia and a large amount of wealth brought about by increased exploitation, Saudi Arabia's special religious status, the abolition of the Caliphate system and the failure of Egypt's Nasser have established Saudi Arabia the Islamic world great power and the supreme position. In view of the Iran-Iraq threat in the sub-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in the Middle East Gulf region, Saudi Arabia has united small countries to form GCC in order to keep balance of power, reach some balance of situation to a certain degree, and maintain its own sub-regional great power status. Saudi Arabia has respectively taken liberalism, constructivism and realism as its basic concept of diplomacy, which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its political culture.

**Key words**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Great-power Diplomacy; National Security; National Interests

[责任编辑: 晓春]